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文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
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
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文而未知
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保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
庚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以錢二百十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柜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宵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又其亡也君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亡媪指其氏為仇吾縣捕賊孫吏難之皆曰海

豈知其不水死子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出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出而盜殺其守舍子首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無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給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屬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文而君山死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
諱嵩其年二十有八以甘[illegible]年其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旬太康取其柩以歸將[illegible]人其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且謂子曰吾兄弟[illegible]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illegible]得以柩歸吾矣老
矣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兄之[illegible]而使父不哭子老而
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而
哭少一作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illegible]作
遂柩退之有言死執謂[illegible]子[illegible]銘其傳[illegible]

以此慰其父毋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其[illegible]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一作延有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予少家隨一作州有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
為童子一作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竟日雖幼心已獨奇之夢升一作已能
知夢升為[illegible]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斛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戲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乃（一有宇）我羞道於世人也既而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大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辛（一無二字）自

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不可羈字）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二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一作慵賢）有常怏怏無所施（一無此字）其所發（一作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六妻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廿八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

泣而来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固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辜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霽忽止閒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壯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予作其有不使其施吾下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一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其子某迺以銘來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予又其亡也其子某迺誼注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孝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簿尉遂止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發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好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竊者稱其才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鄭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避厚賂以代貧今故省中私語一有盈二字以一二數之
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者以賕
賄污令而為之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往往如理必軟語遷州吏亦切齒
為其州所下文狂有不如女理必軟語遷州吏亦切齒
永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名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皆
民能自伸此令養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罷
邪因置之不問縣中蒋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切

用之州民創大德碑北而訛
漢循民數萬聚品中會秋大雨縣不
張常以衆派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門
部吏前陳之又而吏得歲免
之庭之忠創
人春秋理
其民言皆四
之民所記綠一人而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
嗚呼使民而一世而
作云當
廟作禮器與其邑
德令嘗至其縣與
識廉吏者而長老
也問其一人者曰
餘年是詔一世矣
知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慎其發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録乎君
用蔭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生贈金紫諱文蔚全
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
邁誼遵徽皆舉進士一甲一名一甲一名無字
其三尚幼其一無字銘曰
殭而仕古之道終中表不慕人宜後銘平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太理寺丞薛君古孫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四男曰金城郡君有子夫人趙氏質夫生
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
永熹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
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
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終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
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
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
肅公之世於是而絶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

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取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廿六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令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閟矣父也其存

隴坻縣令一本上有呂字諱上元字佐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盧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

會縣令又考湖州司理泗州録事參軍吉州太和秦
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配閻氏生
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
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
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
和皆大邑民喜鬬訟往往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
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
失可得而民卒愛之心之理決後有欲變改更者民必自言
其人之利害事所一切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

于是曰此吾君所治豈可動耶後人亦莫能改也治
治三十餘年以一時令之禄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
寧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
[illegible]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
[illegible]正集賢院以溱官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吳氏人
[illegible]大是縣太君嗚呼吾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
[illegible]雖薄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
大其門足以慰[illegible]之勤君之皇祖諱裕贈兵工一作
部尚書皇考諱文廣贈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
百年間品性之淑五續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文仲實爲之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是武之族亡後於其弈也是宜銘以誌世、銘善作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追念作述願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以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惟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足窮達臨禍福無愧以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孝

悌之師魯爲士嘗簡而有法治道如古今作長於春秋其與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此一字無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禍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鎮於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
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
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
奏州師魯亦徙通判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
與邊臣將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
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繼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
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
亦作精密而於西古老習知之說

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
減邊用爲樂戍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
朝廷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
不求醫疾甚隱一作憑
色以賓客言終
娶張氏其先
前無甚憐之
卒師魯
名前一

歲辛師魯凡十年間三遷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遭喪其三女一適人一未笄終以貧死一
子三歲亦未婚娶不幸又喪其妻子得以其
[illegible]之然後妻子南陽不能歸
[illegible]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
魯兄弟交實銘其父之墓台宗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康熙五年秋七月男發重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誌銘

後二年又一作後二年作文章因為一作乃為
夫百一作而未葬予飲之酒一作以獨其文章
[illegible]王薄黃君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
[illegible]之分寧其曾祖諱基
[illegible]先晉州公華人後徙
祖諱基父諱不住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

祖父以來樂以家
方之士夢升兄弟
以家隋州夢升從其
升年十七八
夢升為可奇其
夢升得丙科初任
以疾解去久之復調
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
握手吁戲相勞苦酒夜闌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
夢升志雖衰而以時
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
舉進士于京
時為童子見夢
意氣自豪子
雖幼已能知

志死于南昌寓舍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
兄志世之莫知孰可爲其銘子素悲夢升者乃爲
之銘曰

[illegible]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
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閒然滅泯未始不諷
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未及庠不衰不驚
塞埋藏瘞子其右不使其施吾未知夫歸咎[illegible]

夢升而悲

與黃渭小簡

倘荅多事不及周諱[illegible]文或可刋石望只依首尾
不須添已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
欲著[illegible]名葬[illegible]三五紙乍別保愛倘再拜
叔祖夢升墓[illegible]文[illegible]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
陵及信使同時遞合來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得人[illegible]逐於英俊之場
又未知[illegible]
牾不盡[illegible]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爲

鬼瞰予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
第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
質方興之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
五月諸孫庭堅記

黃魯直升菴銘公兵
國軍吳氏字畫 有鬼
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
潤或傳寫差訛今録示後人俾以元帖并山谷
跋附焉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
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人數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又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若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出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慄（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糾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一作乃）家（一作外）乃復起爲

部員外郎知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一作更）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實者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一無州字）縣使人往者（一作輒）因辱侮慢（一作慢辱）君（一作侮）辰（一作因）鼎澧（一作鼎辰）鼎遭（一作澧）三州守吏皆言蠻數有逆請加兵詔書問君（一作曰）蠻道險溪落（一作洛）踰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

出而辰州土丁肠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人宜鳥獸畜其小朝秋扤馴而馳
之耳若必撓之伏制從其性則噪呼跑蹴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蛮兇
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勿得妄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小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
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
[illegible]郎遂不復求[illegible]凡三遷皆為知者所[illegible]
沉敏少言笑與人交終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illegible]為
聞人天章閣待制杜祁公[illegible]氏論是也轉運驛遞皆掌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一有費字必為奏畫使事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其
守官不為勢牽一作拿不為利奪一作牽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昭亮判官王[illegible]者皆一世一有豪號強文喜負其
能以折辱人士[illegible]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當[illegible]其始怒後卒數服共薦之其通
判瀘州州有學开蜀大姓王蒙王請歲增糴以自占

嘗正與弁獻明前一有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承旨
與爲君曰倍於今年公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公民失業
遂執不與鄭州官藏市茶五百十作萬斤君爲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薄
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
之天子爲君許寬一作其事人爲三司使欲用其
其不可雖覺十年不可也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君在鹽鐵次當擊官吏其事人為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止自署而求舉著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以

龍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九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尚書右僕射諱之文定君平年卒五子元
卿員卿亦早亡敬今為尚書祠部員外郎次鳳翔府推官皆
早世而有文章教大理評事某次某次某次某鄉某原銘曰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虧王朝尚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又大昌知其然君實有幸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詔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臥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餞賜以不拜公鄉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贈均壽詩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遂而授以 一有臣字 臣子雖死不
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一人至忠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
以垂閉之口言天下之大之患陛下無窮之慮者
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
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遂以其語并其
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擧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贈公兵部
侍郎公少師事林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
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素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
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
丹舉衆遠約三邊皆矣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犂精
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
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
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
毛川為吉所敗一有楊公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
術爾然公素剔作鍥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畧西蕃王兵公言竦據內地無
破賊之謀而坐貶兵善度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
疎復論公不忍江討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
曳民狀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糧不在衆衆而不
紀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勞難伏時自將相大臣議者
皆多兵獨公之論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救
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收
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
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鑒府
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劾告其

群吏曰大事已去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
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
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
團練使以卒其門人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寵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
人季良以劉氏壻為寵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
吳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
祿宦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
州酒稅居二歲七為御史言事愈切公捍符元年
進士及第以上十百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

佐郎累官至二十、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遂待講 一作翰林掌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
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
州涇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 一作稱為人廉潔平 一作剛
且少屈而難犯其仁 一作文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
不及也公 一作倍有諱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
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 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
太原郡君景 一有大案景略景亮景謨景道六字直 一作宣公卒之明
年秋其子沈以其柩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以銘屬於他人而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送矣楊氏有來其一作來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磨師復理卿振
左若遺文蔚萃一作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相始一作遷
南祖屈偽邦令一作為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

有時發于皇昕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一作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徵或亡其序不絕不亂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弟）弗迷昭（一作安）乎（一作平）斜聯公其歸比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為州刺史祖諱望勲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勲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袞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勇壯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竪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緬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人謹慤深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遼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黥棄者數百人其聞逮
水死者君時年十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淳治所尤
近尊喜夜拏輒舟往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夫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此一字無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敢賢而有文武材今為
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敢以其喪
合葬慕容氏之塋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世初微自河西鑾 乌馳馬耀一作躍 邊陲桓桓待中
刓舜耽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
吻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議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 一行二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肖尚尉少卿諱其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安定睦氏一有字廣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詒尚祁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之風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

以誌諸後世一有子嘗讀而從王君游十字尚恭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遺巢猶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西充人自公三世不遷自君東徙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士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又有稱遷理之丞監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達饑饉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癘躯之不避以安重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盧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三（一作子）孚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享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直名眞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召字）見見者丞人皆進（一作拜）有獨言明（一作日）翌日拜監（一有他字）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立墀下者眞御史也會有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一作刻）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其家得（一有金字）銅器十數（一有他字）吏覆之（一有吏二字）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作拒）有獨曰如詔所（一作）

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一作）職而已從數日乞（一有宗字）稱（一作）旬求而不先白已（一有以字）至以負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一有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日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一有睦州天禧元年入（一有待字）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僧某者有）用浮屠術斷（一有淮上二字）龜山白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作傾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其臨溺時用其徒偕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作甚）於此邪盡捕（一作兇相）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一作兇相）！

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日一作有一作食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
王專死子時敗臣于揚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一作彰一作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
洎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虜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中食盡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粮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降遂殺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追封吳國公方其殁也
天子累贈尚書令冊曰惟爾忠勇自天詔録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寛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榷庫店宅務泗一作州粮料
院宿州酒稅知□□奉化縣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梁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聞其治之鹽池君解
纖密自前世功利泓革與元氏後聖通民封平原郡君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反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

集賢校理孫鍔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禹庫部
員外郎張承詵□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始絳人於唐顯門偉欲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踽義
絳以忠恩生而壯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壯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類無窮少府之賢
南來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
後人□□□自
□□□

劉君墓銘　起爲（一作起爲君爲）
楊公墓銘　舒州（一作舒州）以其（一無其字）
陽公墓銘　左丞（一作右丞）有（一作唐下同）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公墓誌銘　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昞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誦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比一無字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傅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淳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生二工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甸久以選

求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二則闔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悍貪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羣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文簡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讒人乃獲免公於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有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户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跡而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和糴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十一有者請

為密文字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死故劇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朝廷建言津梁利人而元之以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服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庵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

十有八上聞嘉之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一部侍郎曾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非汝
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鄉保豐孝實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並一作下同子諒子
眞一作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終一作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摳次皇幼適大理寺丞王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一作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無遠故公晦其終顯誰於一作人

晁莊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一作上憂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桂州言事可聽宜大賞末告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尚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劉言真
商六家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
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冀留君君走荔波洞蒙趙
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佐謀曰夫蠻酋
險悍阻如猢猻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為故常務捐之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特敗而來耳豈盲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有動乃慨
然貝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後信

徵借可立也（此一紙字）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之一作）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危病者從與其出（一以）敗而
降者百餘人發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
之以醢賜諸溪峒於（一）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
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
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
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陲以除海患明年又
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
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瑓慶[illegible]馬
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功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歛兵約
掠作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内附事聞詔君如約當還而孟香
得罪夏人勢無還理一遣之必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羊牛作馬而求孟香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遠誓舉兵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治邊二歲有成
君不與孟

卒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悼
邸其家以其子妇為一有秘書省校書郎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illegible]主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其貲君上[illegible]保俾民相察實之法由是生子
將免閩人父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社君也君歸祀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亡仕
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某縣君女六人其二適入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入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无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排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乎抑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貞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illegible]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推不折[illegible]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illegible]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邠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徙為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母通君直入伏庭一日陳諸大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一日陳諸訟不已君為往視其曲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卒三人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未及

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注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屯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諏取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亢

古書奇畫宋

尚皆可嘉也每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生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在蜀偽時處昏不迷惟承昊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莫如陳宗淮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後而嘉其周必德厥始自為録藏于家其尤能好

銘

令誼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掌書記尚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誼文簡程公薨于陳州諸軍都虞侯陳州判官王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居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
某鄉某原（一作神陰）鄉（一作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
曰禮冝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
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
有世序自重黎以來（一作後）居中山者出於（一作安）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
諱新曾祖妣吳國入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
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一作衮）州冝春令贈太師中
令（一有尚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一作辭）學高第為秦寧軍節度
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
庫（一作倉）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庇對多失辭土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者言太
后當遣使通書公遣以禮
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
注遂修起居注主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不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司諫知制誥入翰林兼侍讀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宋興內臣監軍者不一而足公獨不用其說凡遇事有可以便宜從事者皆不請而行其後內臣有所建白公輒以為不可而罷之其人或怒公公曰軍中動靜吾皆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

俗放燈更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眾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之見監軍告其軍有變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學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

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其
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
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
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
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
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
後宮人多所居臨其牆籬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
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
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若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
第坐者四五遷工部待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
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敢作妄取
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
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門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
非移閨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
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
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韋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
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
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舊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
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倖多不得志遂共以毒中
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助宦者仁宗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
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
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迹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
不以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
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
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
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
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
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
狄而諂祚雖幼昔臣和之功而反生事不知而撫
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北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

昊及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為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
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
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度恩信於其人人為立生
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
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開國賁平郡爵公食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翼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
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
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榮諲
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俛孫三人長
曰倚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
校書郎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
人既已知之又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讙
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亡守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禔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朝不以訪老于輔藩
一藩輔作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
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張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晏語知建安聚建本吉本同而蜀本備本
[illegible]氏本作建陽令從之

建陽令從之

讀于於一作相新人有進士作人之乃以為一作乃以作
為王言二字上一有言字
謚四十六一作四十有六
八年一以後起居注此下一有二十三字
此三字應在年備之後起居注之下
共一作合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乃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王室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決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刻）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慼慼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備如也（一作生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位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公其光也（一作榮）久而天子論思之方壯其年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傳太師封沛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階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楊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遷大理評事凡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宣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永興軍定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天雄（一作雄）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能明敏而審慤愈精故屢決
疑獄人以為神其催督書出納推折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為條目必使吏一一得盡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
簡而易行始居平西一番以吏嘉遷他州而縣民爭訟
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克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
治行以公擢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比
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長
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增
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
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若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
使以次第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蜀秣宿食
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
七至於繕治城郭器仗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
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
今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乃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
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刃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燕於民政
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少
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遂乃作援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乙其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詘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
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
銓事與奪一出於公舌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
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欠見
用去矣姑少待之屢暨初上獻西兵之欠出而民
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初絕倭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
切不與再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吐大事以遏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鋈

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動世俗若公與為朋當者其於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一作改）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即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鄉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父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皆有能覆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此一無字）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申甘（一作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傳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奉親自鮮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紀貪廉退老于家四方圓有矩有規人吳之踰
爾幽爾有繩之墨之正爾旋爾折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奚大明堂萬邦從祀豈輒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毋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蔕芟

喪予死詘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愚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餘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深其一旦溯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攘卷憤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之
之間予與其兄弟若與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謚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用遷太常博士歷知苟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滁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反遷圖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兵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

其言遂以敗死一作知滁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徇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石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甚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甚一無息憂悲發憤以此無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一作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廿一子材葬君于於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龕一作澗

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
材植機梓皓皓師魯皆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
以窮死若予漸者嘿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
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
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太子中舍致仕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
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
不欲仕哉居其此一字祿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仕一字無祿而
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
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
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
任君大理評事改仕于宋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
曰孝臣曰高臣曰紘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官而
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
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
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吾志而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
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仁
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日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
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
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
為之（一本上四字作其為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曰君之喪寿衣既於
[illegible]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亭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昔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惜銘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嶧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鄢為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舉上首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榷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極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諫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館閣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久安忘一作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令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支正公之方為而卒相杜公婿也乃以事守亳君至監進奏院祠神奚用市改紙錢會為旬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憨坐則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幸不復施為君殁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押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而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聽其論而驩以服之與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年後作二得湖州長
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涇將作監主
簿次曰演曰激二女長適王陳紘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為資輒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
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今朝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
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貞以也既又長言
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予之
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謳而無
文章發耀兮星日光渾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
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輒字能
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
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揮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道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
歸居南京故杞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
禮父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待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預作坐客貶知滁州徙知
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老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下
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姓譚者法當連坐主

司召公問果保積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積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戲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

易傳十篇（一無五字）其他所（一作為）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此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無字）實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縉使得雜豫邵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粜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第二五字）京東（為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二）在朝廷多所論議喟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

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
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可
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宇
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
家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臣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
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李磎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
請用鄆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
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
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
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閤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還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
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一作穿）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包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人皆以王爲氏改其爲姓亦尤多於後世而本原之出周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支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甲子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癸丑八孫謙益校正

社祁公墓誌銘

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皆作晏相里氏司馬公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

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吉本以爲李氏近歲吉州教

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

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致公集怠追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毋不必變殆我縣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心為殆記劉倚讀墓誌殆今三十年參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迫為殆也詩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祁公墓誌銘

而三人者遂欲盡革叛事隳乃工書畫蓋心畫之後有手畫一本以其用格書畫字迹刪繁就簡皆云工書畫

歐君墓銘

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公三字文章一作文筆所好作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鄆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九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更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貸爾虎政之所忍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蒼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知鄜延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右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右且卒議者疑文應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其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吳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都轉運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令韓琦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雍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罪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帥而文恬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敗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
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
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
為然已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兩
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旁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
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
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
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
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
曰貴之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

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
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
為三司者皆厚賦斂以給之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
至累萬萬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
民皆弊矣在位下任丘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
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
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
之害大體著然後一切罷副使判官
不可用者十五人而用材且賢者眷年民不加賦
而用足明年又除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
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
使初宰相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
慶支副使林瀙附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
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
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譖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
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illegible]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了安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
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
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
工嬖習之賤莫不副,幄密而濫恩倖請賂其事可指
指之可絶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
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
衰怠,懇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
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
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名在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
作言語以相煽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為陳福言古將帥趣徼賤至富貴而
不能保首領者可以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
月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
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
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徼虎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悉多全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
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
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
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
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六 十作 卷將終口 校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
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基贈一無其官二字下同贈
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贈其官父諱瀆贈其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祖妣袁氏鄆作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
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砀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恐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寺卿
俾副樞機出入惟悉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衰亡聊飾之贈長子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小有銘幽宮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
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
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
城至公始葬其里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
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持（一作恃）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
第一遂中甲科而京亦皆及弟當是時吳氏兄弟名
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
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
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
理二寺更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
林學士久之遷禮部小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
簡嚴所至民樂其不便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
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抑
之宗室宦官常往來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
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
宮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
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
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屠數日發大姦吏一
人流于嶺外一府肅然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
具而亂再變衆疑以和寬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
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
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百元昊初遣使上書有
不順語朝廷呪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一
呵誅戮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
亡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盖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
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
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
此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可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
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入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
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
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多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吾歲餘大罕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争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
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確山者上遣内侍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
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
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
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一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
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
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
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
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還始待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駭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一有諸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逐警既而公復以疾（一有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遜徙河
南公亦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乙丑（一有朔乙卯二字）卒于位（一有訃
聞二字）贈太師姚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太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次三人長適集賢校
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壯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頑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illegible]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列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孝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一作始終志之安公昔尚少少一作時始來
京師挾其二孝名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天一作廷有儒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屢伸公所業舉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去一作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二用斷余不感公曰臣愚頁薪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葉中為止采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尸而又贈侍中太常諡曰某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開封縣襄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坤尚書令兼中書令曜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illegible]太師諡德昌之孫鎮國軍[illegible]

[illegible]尚書令兼中書令贈太尉文[illegible]遵勗之子母

曰秦國[illegible]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

之姑屬親而尊禮秩[illegible]額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

和文公好學不倦初[illegible]下王喜文名公卿一時翕然

[illegible]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絡

[illegible]榮而樂與之遊慈公為家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

待教言以萬與周長而[illegible]

[illegible]是經地理無[illegible]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

使供備庫使洛苑使[illegible]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滄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
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
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
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
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
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
夫勲上柱國爵開門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
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
嘗解方玉帶賜之緘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親
下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沿古今治亂

和在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稾乃知上者言宗
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
發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
其所守況驕佚易日而生長富貴閒邪故常惕然
痛自刮磨思立名節周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
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
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
度撿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
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既至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
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鬬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敢者去之流其尤首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公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其簿書出納之文公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治簿書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舉而正之公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心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訢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太廟齋郎次曰誼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侍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家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冝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甍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尉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瞻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明小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由三州享其多美不遐年高旌巨節崇賁于泉壤贈之金璫附蟬龍淪名榮一作榮惟在實刻辭閟藏其固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

封曹國一封字無

吳正肅公墓銘

才識茂明於體用正一作貫良方上諫顧一作開州故多盜州一作蔡留守司守一無本邦一作大邦

李留後墓銘 即以某年 一作其年
續添
吳正肅公墓銘 上顧 一作州故
按子与上校七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聞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尉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舍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眾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大子中舍監揚州博鹽糴倉知泰州如皐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榷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以東南之價[illegible]滯積而西北之粟益[illegible]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illegible]當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請公獨可辨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副使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日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之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
已而為副為使無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
有三年已而曰臣傳先額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請至八九公之[illegible]且老矣乃以知
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illegible]至州未視
事以嘉祐二年四月[illegible]年六十有九曾
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
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秦宥
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illegible]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
歲益不充至公[illegible]之歲必[illegible]勸公進為羨餘
非常[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
某鄉之某原其所與遊[illegible]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
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
後材臣出[illegible]賈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詭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未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一甲此字華州潤色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

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
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
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
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
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矣公以右
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
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
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
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
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

聽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遷將劉滬
城永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
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改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廉性淡然寡所好歎恂恂
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辦至臨疑獄滯訟當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詔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怒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貴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華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毋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蠭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發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作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白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作一增一字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一作宣城縣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雄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從叔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兒作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且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怦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之於詩然用以為雕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時賢俊皆與之遊而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
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詶聖化乃得國
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掘城河南河陽三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
縣主簿以法開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
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卒
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

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毋曰仙遊縣太君
來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其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恂
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覆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殫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一撫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嫡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路二州司[illegible]

[illegible]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illegible]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illegible]一作[illegible]陽夏李[illegible]理治一作命數[illegible]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祖諱瘦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姚李氏始一作平縣大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姚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姚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慥簡并州司户參軍次曰慥相太廟齋郎次曰慥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夔餘尚幼君娃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遼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夜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文集 居士集 卷三十三 紹興七月男發萃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詩人之作號詩人者一作為詩人見其文作詩
未嘗罪言者酷字上一宜壽兮百歲下字上